

苏轼铜陵行

□朱斌峰

知还。莫言空石小风景，卷帘看尽铜官山。”

“落帆重到古铜官，长是江风阻往还。要使谪仙回舞袖，千年翠拂五松山。”

之后，苏轼与郭祥正依依相别，赴湖州上任去了——他何曾想到，一场人生的灾厄正在等着他。

2

这是一场“龙卷风”——乌台诗案——史上又一场“文字狱”。

据说，在乌台诗案中，沈括扮演过“告密者”的角色。据南宋王铨《元祐补录》载《中华书局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一》：宋神宗熙宁六年，沈括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情况，临行前，宋神宗叮嘱他关注一下在杭州任通判的苏轼。苏沈两人见面后，虽政见不同但并不妨碍交情，愉快地叙起旧来。临别时，沈括对苏轼说：“现在你在杭州，我在京城，咱俩聚一场不容易，你能把你最近的新作给我拜读吗？”苏轼欣然答应，整理出被贬杭州后的诗作交给了沈括。沈括回京后，逐字逐句仔细研读苏轼的诗词，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捕风捉影，把他认为出格的词句用红笔圈了起来，譬如《咏桧》“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唯有虬龙知”，似有诽谤皇帝之意……然后他向宋神宗揭发苏轼以诗文“愚弄朝廷”、“无君臣之义”。宋神宗却没当回事，沈括自讨了个没趣。

及至苏轼与郭祥正同游铜陵之年——元丰二年，苏轼改任湖州太守，按惯例写了份《湖州谢上表》刊登在北宋官方报纸“邸报”上，文中有：“陛下知其愚不肖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沈括见后，再次拿出苏轼的诗词老调重弹，在神宗面前告苏轼的“小黑状”，说《湖州谢上表》满纸怨言。有了沈括这个始作俑者，监察御史何正臣、国子博士李宜、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纷纷而上，“乌台诗案”正式爆发——

当然，也有人说王铨《元祐补录》史料可疑，极有可能是托名的伪作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在收录此条后附注表示存疑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未收此书，而苏轼在《乞郡劄子》指出陷害他的敌人

之中并无沈括……历史是爱制谜者，也是爱开玩笑者，后来有人竟然将苏沈两人医述合于一书，流传于世；沈括少年体弱多病，患有“心热血凝、心胆虚弱、喜惊多涎、眠中惊魇”等病症，来自池州的医生郑感为他开处方“至宝丹”，颇为有效。从此他开始研习医药，写成《良方》一书。而苏轼也爱习医术，把自己收录的药方写成《苏学士方》。不知道哪位仁兄，把这两本书合编在一起叫《苏沈良方》——那本书早于北宋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就刊行了，可他俩的药方未必能治得了北宋之疾。

苏轼从铜陵到湖州赴任后不到四个月，因乌台诗案事发，被押解京都下刑部大狱，过上了103天一日三惊的囚徒生活。后神宗朱笔留情，于年底旨贬他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不得签书公事。自此，苏轼开始了整整四年的黄州生涯——此次路过铜陵或许是他人生的“分水岭”。

3

时隔五载，苏轼第二次来到铜陵，时年49岁的他似乎就要从“乌台诗案”的困厄中走出来了。

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正月某日，神宗皇帝忽然觉得苏轼“人才实难，不忍终弃”，便亲书御旨诏令将苏轼改授汝州团练副使，于是谪居黄州的苏轼有了乘舟南下临汝之行。此行始于四月，转道筠州，又赴饶州，途中应地方官员及友人之约一路畅游，足迹所至庐山、石钟山等地，写下了《题西林壁》《石钟山记》等名篇。当他和家人沿江下行至池州时，已是七月上旬。州太守王琦盛情接待了这位同年进士，与他同游萧丞相楼，苏轼录其弟苏辙所作赠予王琦。苏轼在池州盘桓期间，因疮疖大作，殆难久坐，承蒙王琦“以人力相助”，才离开池州抵达南京，并拜访了王安石。此间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黄庭坚正由南昌赴太平州，两人在铜陵陈公园相会了。苏轼心情舒畅，与黄庭坚觞咏竟日，联咏出《陈公学堂诗》。

此年，苏轼还应与铜陵接壤的芜湖东承天院方丈蘧湘之请，泛舟抵芜，挥毫写下温庭筠的《湖阴曲》，并在书后题跋：“元丰五年，轼谪居黄州。芜湖东承天院僧蘧湘，因通直郎刘君宜，以书请于轼，愿书此词而刻诸石，以为湖阴故

事。而鄂州太守陈君瀚为致其书，且助之请。七年六月二十三日，舟过芜湖，乃书以遗湘，使刻之。汝州团练副使员外置苏轼书”——此诗曾刻成诗碑，今已无存，仅题跋为时人相传。

4

苏轼第三次来到铜陵是在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间。此前，宋哲宗即位，苏轼又在宦海沉浮了一番，曾迁翰林学士、礼部尚书，又知杭州、颍州、扬州、定州等地。这一年，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亡故，哲宗亲政，新党得势，又翻起苏轼的历史老账，四月以“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”之罪谪贬英州军事，六月至当涂时改“责授建昌军司马，惠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”，七月经池州至湖口时再贬惠州。

在此途中，苏轼舟行至当涂遇风不能前行，便在慈湖等待。期间，他听说老友郭祥正致仕在家，又闻得黄庭坚因职务变迁而至，于是三人相伴再返铜陵寻幽访胜，入住陈公园。他的好友，刚刚提拔为江淮荆浙发运副使的蒋之奇在池州，也赶到铜陵接他至池州。他在池州清溪河畔写下了《清溪词》：“大江南北九华西，泛秋浦兮乱清溪。水渺渺兮山无蹊，路重复兮居者迷。”

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苏轼从皖江抵达惠州五年后，又谪儋州（今海南）。元符三年哲宗去世，宋徽宗即位，发大赦令。他内迁廉州，于徽宗建中靖国（1101年）八月，在北还途中病死于常州。
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——这是一个光明磊落、浪漫真挚、无拘无束、热爱生活的“有趣”灵魂。他一直被后人追捧：公安派诗人王世贞“懒倦欲睡时，诵子瞻小文及小词，亦觉神至”，直到去世前仍手捧苏集不忍撒手——这样的文人三过铜陵，会不会给一方水土留下什么？



上世纪60年代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第三年，快到暑假的时候，同学们开始议论下乡劳动的事。下乡支农，校长已经在大会上作了动员。除测量班留校另有任务外，其他各班到铜陵县董店公社支援农业生产。这次劳动可不是到三公里浇菜地那么简单，这次下去吃住都在农村，什么时候回校还不知道。

我们班分配到董店公社板桥大队。记得那天午后出发，教地质的刘老师带队。我们一路纵队行进，从大电厂旁上山，沿铜官山尾矿库一侧向南，越过枣树岭，下去是余家大院村。穿过大院村田野，登上双龙洞西侧山路，翻过一道岭下山向西，经过董店街，走到板桥大队村口已是傍晚时分。此时的我们个个汗流浹背、精疲力竭了。

所谓“板桥大队”，地名就叫“板桥”吧。这是一座后依青山前临清溪的山村。也就是五十年后屡屡见报、以村落闻名遐迩的江村，这是后话。当年没听人叫“江村”，都叫板桥大队。大队来人把我们引进高大阴森的江氏祠祠。祠堂后厅的地上已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稻草，大家明白这是住宿的地方，于是都东倒西歪地躺到地铺上。学校提前派炊事员到板桥大队做好了后勤准备。我们躺下不一会，就听班长招呼去食堂吃饭。

食堂在一所挺大的老房子里，距离祠堂不远，是板桥大队的社员食堂。社员食堂的大灶在东墙边，我们学校在西墙跟前砌了一个小灶台。正是开饭时间，大灶那边村民们捧着碗钵在排队打饭。这边，学生蹲在地上围着菜盆狼吞虎咽。村民捧着稀饭很快就吃完了，陆续离去。也有不走的，站在一旁望着我们吃饭，望得我们好不自在。后来一连数天都是这样，原来他们羡慕我们吃的干饭。我们干饭用米粒掺麦粒煮的，固然比社员的稀饭强，却也只吃个半饱。大家回到祠堂倒头便睡，睡到半夜，我硬是被成群的蚊子叮醒，只得将身体裹进床单，顾头顾不到脚。夜里，不时发出“嗡嗡”打蚊子的响声，看来大家都没睡好。

祠堂的大门对着田畈。吃罢早饭我们来到田头，一方方绿油油的水田迭次延展，望不到尽头。班长和生产

队长打来了许多耘耙。队长给我们示范耘田要领：将耘耙头顺着稻垄淤泥来回平推，莫伤及稻棵。天空烈日高悬，阳光刺眼。谁都没带草帽，晒得实在受不了，都把毛巾湿过水顶在头上。脱鞋下田，田里的水竟然也是热的。不一会蚂蟥就爬上了小腿，拽不下来，手拍即落。一天下来，两臂晒起了水泡。晚上，大伙躺在地铺上七嘴八舌发表感叹，竟然凑成了四言八句。现在只记得开头两句：“夜拍蚊子日拍蟥，锄禾正午口舌干”。的确，空旷的山冲除了我们这些干活的学生，不见人踪。大家奇怪怎么没人送水给我们喝。后来问村民，村民说生产队为了办好集体食堂，把家家户户的灶台都拆掉，锅也被收走了，哪有地方烧水呀。

一天中午，我们正在食堂吃饭，大灶那边忽然发出哭喊声。只见一个老头坐在地上哭求炊事员给他打饭，炊事员不理。排队打饭的社员似乎司空见惯，没人吱声。我们同学大铎放下碗筷，过去问炊事员为什么不给他打饭。大铎来自六安专区，爱打抱不平。炊事员说老头是“XX分子”，社员都吃不饱，哪有他吃的。此言一出，坐在地上的老头发出绝望的哀嚎。大铎跟炊事员商量道：“家里没有锅灶粮食，弄好也是你们的社员，总不能不管吧。”孰料那人脖子一僵，叫大铎莫管闲事。学生这边议论开了：劳改犯也得给饭吃呀。又有同学上前质问那炊事员，这是谁规定的？我们陪你到公社去问个清楚。炊事员也不退让，争辩声越发激烈。这时我们的刘老师将大夫书记找了来，书记径直来到炊事员面前，叫他只管干好本职工作，不许多事。那场面有点老鼠见猫的感觉。炊事员一声不吭，给老头碗里舀了一瓢菜糊粥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村民望我们的眼神变得和善多了。平时跟他们借个木盆，讨要点皂荚洗衣，都叫我们尽管拿。有的还送来艾草给我们熏蚊子。

八月中旬，学校下达返校通知。算算我们在板桥干了一个多月，把这块山冲的水田耘了一遍，一改我们刚来时稗草丛生的衰败景象。正当我们准备动身的时候，附近的黎明大队旱情严重，董店公社要求我们去支援。这样，我们又去黎明大队给山芋地浇了一个星期的水。回去，我们仍旧是一路纵队原路回校。学校安排测量班的同学等在校门口，见我们走来，敲响洋鼓，打起铜锣，煞是热闹。其中一位敲小鼓的凑近我打趣道：老远的望过去，好像走来了一队非洲黑人。

灾年支农

□朱益华

青年应有创新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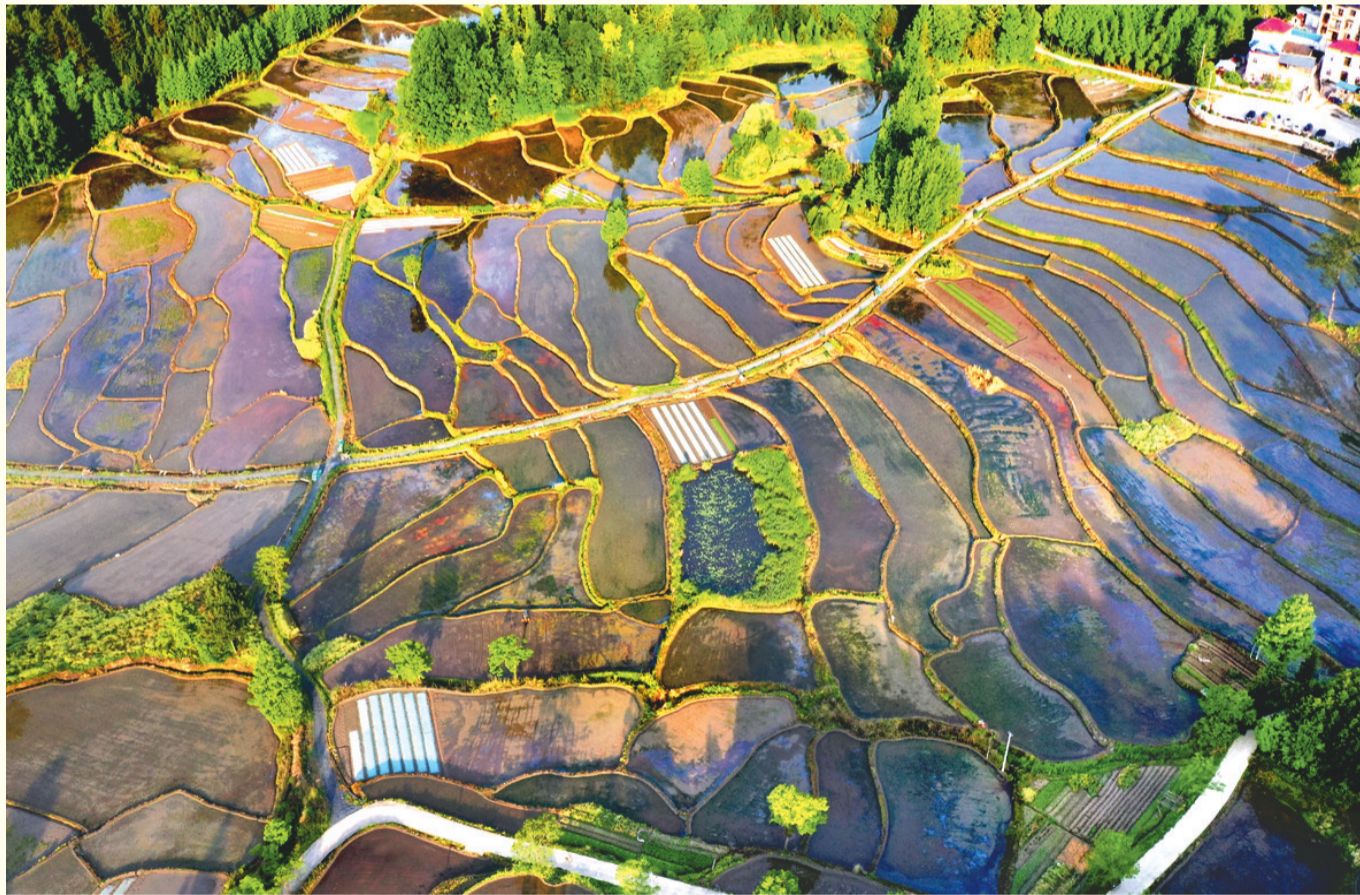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积涵



诗圣杜甫在《戏为六绝句》中道：“别裁伪体亲风雅，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意思是博取众长，是写好诗歌的基础。然而，戴复古在《论诗十绝》中说：“须教自我胸中出，切忌随人脚后行。”却写诗最忌讳一味因袭模仿，而要自出机杼。的确，博览诗书，广学优处是学诗的基础，但若无法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写再多诗终究也难以出头。因此，我认为：青年应有创新精神。

欲立创新，必先积累。俗话说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荀子也有言“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”。若立志创新于一领域，而连最基础的知识也不去学，创新又从何谈起？正如作诗，若大字不识、腹中空空，灵感难道会从天而降吗？必先有所积累，才能有所创新。知识便是我们“善假”的“物”。只有积累一定理论基础，思考问题、处理问题才能事半功倍。

欲立创新，必有思考。袁枚曾说：“不学古人，法无一可；竟似古人，何处著我？”不仅阐明积累的必要性，更体现了创新的重要性。若兼取众家之长，而不进行自省与思考，一味的“拿来主义”，那么要么成为他人思想的代写者，要么生搬硬套无法应用于实践，甚至酿成祸患。帕斯卡说“人是会思考的



安徽旌德县兴隆镇三山梯田，有着“云上梯田”之称。梯田地处皖南深山中，起伏绵延，村庄依山傍水而建，由于土地有限，村民自古以来借势山势以开垦出一块块分布均匀、错落有致、大小不一的梯田，如珠玉镶嵌山间。忽隐忽现的远山、弯弯曲曲的梯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，宛如人间仙境。从山上望下去，一块块的水田，线条曲折优美，随着季节变换，梯田风光四季迥异。

黄长春 摄

